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 著 唐建清 / 译

David Grossman

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一部以色列的荒诞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与阿摩司·奥兹并列以色列两大文学巨匠
保罗·奥斯特推荐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 著 唐建清 / 译

David Grossman

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深处的文法 /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Grossman, David) 著;
唐建清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0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4022-5

I. ①我… II. ①格… ②唐… III. ①长篇小说—以
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72 号

原书名: 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作者: David Grossman

Copyright © 1991 by David Grossma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avid
Grossman c/o Deborah Harri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0-114 号

我心深处的文法

作 者: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译 者: 唐建清

责任编辑: 曹 洁 郭贤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276 千字

印张: 12.62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4022-5

定价: **36.00 元 (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艾伦踮起脚来，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下面那条街，妈妈和爸爸正好出来透透气，一整天都很闷热。从这儿看，他们看起来小小的。他的嘴唇碰到金属百叶窗，一股灰尘的味道。他瞪大了眼睛。这么看不太得体。从上往下看。他们在下面就像玩具娃娃，走路慢吞吞的胖娃娃，个子矮，还大摇大摆。看起来不雅观，但很有趣，也有点怕人。麻烦是，扎克和基甸也看到了他们。他自己还不能走开。快点^①，我们走吧，扎克咕哝着说，他鼻子紧贴着百叶窗。要是被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女人发现了，我们可就要出名啦。嘿，艾伦小声说，卡米内两口子来了。老卡米内快要死了，基甸说。没见到他脸色蜡黄吗？一看就知道。

妈妈和爸爸停下来和住 A 单元的卡米内两口子说话。他们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Y'alla。(以下译注如无特别说明，则均为译者所加，不再逐一标注。)

的身影出没在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后面。什么也别问，艾斯特·卡米内叹口气说。说话声断断续续传到四楼的窗口。可怜阿维格多——她摇摇头——他还活着真是奇迹，妈妈咂咂舌头：谁要落到医生手里，只能听天由命啦。他们为了毕业实习会把你切成碎片。阿维格多·卡米内像往常一样佝偻着身子，茫然地看着喋喋不休的妻子。你不会相信这是多大的开销，她抱怨着，要吃药，要增加营养，每次透析后还要打车回家。要是你问我，妈妈说，她和爸爸还在溜达，她巴不得摆脱他，对她来说，他太烧钱了——艾伦看见她动着嘴唇，猜想她在说些什么——他死后，卡米内太太希望勾住谁呢，她头发已掉了不少，嫁妆好像也不多；用蓬松的头发来遮掩也骗不了什么人，秃顶露出一大块呢。爸爸只是照例点点头，留意着人行道上的一小堆垃圾：一张破报纸，一块柠檬皮。现在别看，斯特拉什诺夫来了，妈妈说，她的嘴唇拧出一个苦涩的微笑。你以为这个势利的家伙会打招呼？你好，斯特拉什诺夫，家里都好吧？

那是你父亲，艾伦脱口说。快点，我们走吧，基甸说着，站在窗口发呆：他父亲，衣冠楚楚，穿着涤纶裤子，甚至在这个闷热的天气还打着领带。斯特拉什诺夫先生倨傲地点点头，一边走一边噘了噘嘴唇。好吧，也算是打招呼了；觉得他对我们够好的了，是吧？爸爸挡住了他的路。这是从……大学回家吗？斯特拉什诺夫先生又噘了噘嘴。哈，他说话之前，张口打招呼之前先得做个鬼脸，生怕咽进一点儿空气，是吧？他妻子得打字，打得手指都要断了，因为这位知识分子大教授挣不到过体面生活的钱，妈妈嘘了一声，挥挥手说再见，身子仿佛怕

冷似的抖了一下。

来啊，艾瑞^①，我们走吧，基甸说着转身离开窗口。但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艾伦小声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一下子害怕了？扎克和基甸互相看了一眼。瞧，艾瑞，基甸说，低头看着脚上的凉鞋，实际上……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我们进来前——现在别说！艾伦发起火来，我们照章办事！他大步走向房间中央，扎克和基甸无奈地跟着他，直到也被这个他们闯入的圣地，这个在一幢热气腾腾的公寓楼中意外发现的清凉之地所迷住；他们踮着脚，跟在他后面，走在铺着方格地毯的地板上，绕过客厅里那架黑色大钢琴；艾伦指指书架上的一组三个象牙人物，接着停下来，注视着另一个架子上的几个塑像：一组裸体男女，拉着手在跳舞，一个男孩手托着下巴，一段婀娜的身躯——他突然想起他那把中间开裂、琴弦全都磨损的旧吉他；他自学着弹一些曲子，姐姐尤希喜欢听他弹奏，但妈妈和爸爸说别买新的了，一年半后他就要受成年礼^②，他们为他设想了别的计划。艾伦踱着步，心里生气，他在一幅油画前停下来，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城堡，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塌落到海中。她和她的画，他双手放在屁股上咕哝道，你要画成这样必定是个疯子^③哦。基甸也说，是的，那就是我父亲叫作“现代艺术”的玩意儿。艾伦想到他会这么说。真造作，真可笑，我就想拿把锤子把它砸成碎片。他激昂地说，还用脚踢墙。接着，

① 艾瑞(Ari)是艾伦(Aron)的昵称。

② 犹太男孩通常 13 岁就要行成年礼或受戒礼(bar mitzvah)，开始负有宗教义务。

③ 原文为意第绪语 meshuggeneh。

他静下来：那架钢琴似乎轰隆一声发出警告。

走吧，扎克大声说，我们还没有看够吗？不够，我们还没有找到证据，艾伦说着转身走开。真无语了，你说她的那些东西连个影儿都没有，扎克说。是噢，她没有影儿，艾伦尖声说，他察看着堆满书的架子。她为什么整个夏天都带着一把阳伞，我们跟踪她的时候出了什么事，她为什么从房子和树丛后面偷偷溜走？想愚弄我们，这就是原因；扎克哼了一声，他侧过身子，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显得无奈。他额头很宽，臃肿的脸怒气冲冲地朝着艾伦。接着，他透过百叶窗朝外看，但又退了回来。

艾伦注意到了，也跟着朝外看。楼下，无花果树下，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正焦急地回头张望。基甸也往外看。这男人走近一辆绿色的小型菲亚特，从口袋里摸车钥匙。艾伦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咚咚一阵心跳，他知道这男人是谁了。他曾经听大人们说，扎克的母亲，马尔卡·斯密坦卡身边有人。他开始到处跟着她，她一出门他就盯着，但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在她身边。此刻，这个大块头男人紧紧皮带，理理稀薄的头发，钻进了汽车。扎克的嘴唇动了动，不出声地咒骂了一句，尖锐的报警声一直传到非洲，他父亲在那儿为以色列的水厂开推土机。孩子们呆呆地站在窗口。艾伦感到伤心：基甸看到过那个身边的人，他的基甸，一个冰清玉洁的人；每当扎克说一个笑话，他和艾伦就会礼貌地笑笑，看着别处。过了一会，他们默默地站在一起，不敢挪动；这时，扎克的母亲出现在阳台上，穿着浴衣，叫他回家吃午饭。下午五点她让他吃午饭，绿色菲亚特开走时妈妈说：我们不想邀请她参加成年礼，

就这样。有了他，我不会再跟她握手。她在叫你，艾伦轻声说。操心你自己的事，扎克吼道，我不饿，我们再看点别的。

他们在光线暗下来的房间中又逗留了一会，之后，像溪流中的鲑鱼，慢慢地由过道走进埃德娜·布卢姆的卧室，他们在那儿静静地转了一圈，经过铺得整齐的床、上面有装饰镜的梳妆台、小水盆……尼龙长袜搭在椅子上。扎克和基甸互相瞅一眼，脸上起了淡淡的红晕，但艾伦什么也没看见，他正专注地看着占了半面墙的一幅画。“瞧这家伙。”扎克示意基甸，基甸明白发生了什么，便马上抓起艾伦的手。我们走吧，艾瑞，他不安地说，你要是待着不走，会有麻烦的。但艾伦只是抽回手，仍然注视着画中前景上一匹被束缚的马，模仿着那马因痛苦而扭曲的嘴唇；他们称这种垃圾为“现代艺术”？但他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那匹气喘吁吁的马。来吧，别发呆了！基甸叫起来，而艾伦看到了马蹄下死去的人，接着认出了公牛的形状，只是它眼睛的位置不对，这副样子看起来非常古怪；接着，他看到了被折磨过的脸、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有背景上徘徊着的女子，手里拿着灯。他想要同这种“现代艺术”打上一架，随之晃悠悠地离开了客厅——他们去哪儿啦，我困在这儿了——但他发现自己又在看那幅画，这真是奇怪，但愿我能画一匹更好看的马，我绝对能画一头更好看的公牛，我在描摹“绿牛”奶酪标签时有过很多的练习。但突然他热泪盈眶，大颗泪珠仿佛地下水汨汨而出。怎么啦，傻瓜，哭得像个女孩子？我不是女孩子。你们才是呢。要是爸爸此刻看到你这副样子！谁在乎。让他嘲笑我吧。让他跑回家告诉妈妈。小艾伦对我们玩“艺术”，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哦。

艾瑞！基甸在门口不耐烦地叫道。他讨厌等人。但艾伦没回答。基甸朝房间里仔细看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到书架上起装饰作用的一个有着粉红色嘴唇的大海螺。她从哪儿找到这么个令人作呕的东西，他冷笑一声说，想想吧，快走啊，她会逮住我们的；他刚要跑出去，但停下脚步，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莫名其妙的海螺，它栩栩如生，似乎缠绕在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上。再见！他走了出去，一步三个阶梯，后面紧跟着扎克，去他的神经质的埃德娜·布卢姆小姐，去她的画画和她的火柴杆似的家具，但艾伦，他们知道，稍后会因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而朝他们吼叫。

艾伦晃晃一块迷人的镇纸，看着雪落在寂寞的登山者身上，让自己伴随他们经受这场暴风雪。正门边摆放着一列穿制服的玩具士兵，和施米克与伊塔卡去国外旅行时收集的是同一种，只不过她的这些站得笔挺的卫兵和大胡子宪兵排列成壮观的队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英国和法国的，就像一支国际纵队；接着，艾伦又不经意地回到那幅画前。起先他面对着它，接着转过身去，随之又回过来呆呆地看着；他闭上眼睛，顺从地张开双臂，舞蹈般地后退一小步，踩着迂回的步骤，像只迷失方向的美洲豹，又像一个密探撞上了自己的镜中形象；他挠挠擦痛的皮肤，回头张望一下，要是那幅画从墙上下来，开始跟着他，咋办？那死者手中的长剑开出一朵花来，突然间四处浮现的眼睛吓得人想夺命狂奔。

埃德娜·布卢姆纯洁无瑕。哦，就看看那些东西，他脑袋瓜里响起妈妈的嘘声，都是什么垃圾玩意，但在他看来，这可是望尘莫及啊，有朝一日，一位骑士会闯入这座为魔法所困

的城堡，打破魔咒，然后——艾伦一阵颤抖，抱紧了双臂。

他在冰箱前停下。你以为这是一个橱柜，能够随意打开吗？如果你要什么东西，就跟我说。他抓住把手。真神奇。饥饿的角落，又是妈妈刺耳的声音：一个素食主义者的冰箱。一个老处女的厨房。我告诉你，这是不自然的！他同意，这冰箱很干净、很空旷，但没有肉，没有鸡，没有腊肠，没有药瓶子或带到诊所去的样本什么的；冰箱里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两根干瘪的黄瓜、一罐酸奶油、一瓶牛奶、餐巾包着的半个苹果、一碗白奶酪。然而这冰箱外观漂亮，完好无损。他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急于了解更多的东西，弄清楚她这种清苦生活的秘密。你疯了吗？她可能马上就回来，会当场抓住你。不，她永远不会伤害我：我英勇的骑士，你终于来啦。接着，他急忙走到卫生间，痛快地撒了一泡尿。说不定，哪一天他甚至会在这儿拉屎；为操练这种可能性，他脱下裤子，坐到马桶上，这儿到处都很芳香明亮，他晃荡着裤子褪到一半的双腿；门后面另有一幅画，一头跪着的公牛，一位美丽的夫人抚摸着牛背。没错，为什么不呢，他可以在这儿拉屎。他利索地拉好拉链，朝马桶里旋转的水流笑了笑。不用害怕马桶里会有什么令人厌恶的意外出现。

艾伦透过百叶窗最后看了一眼。妈妈和爸爸就要进门去，但正当他们走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埃德娜·布卢姆从对面出现了；苗条、孩子气的埃德娜·布卢姆，她毛茸茸的黄头发在树叶间闪着光彩。好吧，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是否还有胆量。晚上好，布卢姆小姐。晚上好，克莱因菲尔德太太，克莱因菲尔德先生。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布卢姆小姐。哦，我得工作养

活自己啊，克莱因菲尔德太太。那是，但你脸色真的不好。哈，你没看出来吗，摩西？她看你的时候脸都红啦。嘿，小欣达，你真有想象力，她这样一个女孩和我这样一个男人。你应该放松放松，悠着点，布卢姆小姐，日子还长着呢。哈，她做什么都很背。说什么呢，小欣达，她还是一个姑娘。这种事情该我来判断，摩西，对你来说，她还很年轻，但我看她的牙齿，牙齿骗不了人，她肯定有三十八岁了。那她也许对男人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哈！你没见她那副眼神，活像要把你吞了，小绵羊^①兮兮的，一本正经，屁咧，屁咧——再见，布卢姆小姐，别心急。好的，谢谢，再见。艾伦一直看着她走开；原本还有二十五秒可以用他的万能钥匙来锁上门，但他忍不住最后看上一眼，现在她进大楼了，现在她上楼了，现在她已到楼上了，夺命狂奔哦。

等等。

因为妈妈和爸爸一转身，她就跟他们玩了一个花招：她没有上楼进自己的套间，她在门厅等着，待他们进了B单元大门，这才悄无声息、敏捷轻快地再次现身；艾伦心跳加快，这么看来，她也有心计，她也有秘密；她在茂盛的无花果树下逗留，像个娇小的新娘顺从于它，呼吸着它的芬芳，娇嫩的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突然，她颤抖起来。爸爸在那儿。他又回来了。他怎么知道？他向树下走去，站到她身边。他是一个魁梧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lemaleh。意第绪语中后缀 leh 有“小”的意思，人名后加此后缀表示一种亲昵。下文的“小妈妈”(Mamaleh)、“小尤希”(Yochileh)、“小艾伦”(Aronaleh)亦属于这种用法。

的男人，身躯有她两个大。一头公牛和一台起重机。但妈妈去哪儿了？宽大的叶子沙沙响，既是隐藏，也是披露。“摩西！”她从远处喊爸爸。爸爸耸了耸肩膀。接着，他伸起手，拍了拍树枝，一团小昆虫纷纷落下。埃德娜急忙躲闪。爸爸看着别处。“摩西！”妈妈在门厅喊，手里拿着钥匙，“他去哪儿啦？”“瞧，我有预感，布卢姆小姐。”爸爸说，他的话飘到四楼窗口。“什么预感，克莱因菲尔德先生？”她侧过下巴，但避免看他的眼睛。她光滑白皙的脖子上起了红晕，只有艾伦看到。“这棵树病了。”爸爸简单地说。他们的目光并不相接。他们借树说话。“我的无花果树病了？”埃德娜轻声说，她感到伤心、震惊，虽然这棵树属于大家。

当妈妈返回的时候，那三个男孩和埃德娜·布卢姆都站在无花果树下。妈妈一眼就看明白了。她眼神中隐约有某种东西。她四处寻找爸爸，眯着眼睛疑惑地朝树上看看。最后她看见了他晃荡着的肉鼓鼓的红色脚后跟。她耐着性子叫他的名字。树叶乱颤，爸爸快活的脸在树枝间显现。“哦哦哦，”他回应道，“这棵树满是疮疤，小妈妈，得好好治一下。”妈妈噘起嘴，将领口拉紧一些。接着，她猛地转身，快步走回家去。

2

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在罗马尼亚人开的药店稍作停留，之后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汗衫，在食品储藏室里那张称为“小跛子”的桌子旁坐下来，为无花果树准备药膏。他先将粉末混好，再加上水，挤一管味道难闻的软膏，他专注地搅

拌，红通通的大脸起了褶皱。妈妈在他背后伸头看着。树病了，她冷笑道，你得硬起心肠，砍掉烂枝，人再没脑子，再迟钝也会这么告诉你。只有这样，才能让树好好地长。爸爸只是点了点头，小心地从一只小瓶中倒出几滴药水来，舌头紧紧地抵着牙齿。

接着，他爬上厨房中那个摇摇晃晃的梯子，在放杂物的小阁楼里翻找起来。灰尘纷纷落下来，妈妈一直看着他，直到她突然感觉胸口像是遭到重击；果然如此，她跑到外面的阳台上，莉莉奶奶正趴在栏杆上，险些掉下去。妈妈用手臂抱住她，把她拖回房间。躺下来，妈咪，晚饭还没好，你为什么瞪着眼睛，是我，欣达，没人来切开你的喉咙；来，腿抬起来，躺好，别哭啦，你该睡一会了；看看墙上可爱的画，看看树上的鹦鹉和猴子，你成全了它们，妈咪，那是你绣的。现在你就歇一会。她用苏格兰呢毯给莉莉奶奶盖好，一直盖到下巴，将毯子四角塞到床垫下，便急匆匆走向厨房。“你只知道弄你的傻玩意，摩西。”她说着，将尼龙袋放在水池中拍打，用人造黄油上的蜡纸擦干，“你自己的母亲差点从阳台上摔下去，你还在这儿胡闹；说实话，你真是固执。”“我找到了，”他叫道，他从阁楼里钻出来，一头灰尘，手里拿着一个肾形的调色板，“我就知道我放那儿了。”

他小心地爬下摇摇晃晃的梯子，擦去尤希的调色板上的灰尘和颜料。“你最好弄清楚她不再要用了。”妈妈低声说，“你知道尤希，她会生气的。”“拿走，再拿，把什么都拿走，”尤希在卧室里叫道，“我永远也成不了一个艺术家。”或成不了一个舞蹈家什么的，她愤愤地自言自语，我应该坚持画画，那就没

人会在乎我腿粗腿细了。

爸爸走出去，关上了门，小心地端着盛了药膏的调色板。门外，艾伦和扎克·斯密坦卡骑着自行车玩游戏。艾伦像个斗牛士似的倾斜身子，他转弯太快，没有看见那张凶猛的红脸朝他冲过来，直到他发现自己躺在人行道上，扎克的自行车卡在了他的两个车轮之间。

爸爸放下调色板，朝他们奔过来。“你这个小耗子，你这个臭爬虫！”艾伦尖叫起来，他强忍着泪水，爸爸用他结实的手臂抱住他。“你等着，我要把你揍扁了！”他朝扎克挥着小拳头，脚乱踢。“让我揍他，让我揍他！”扎克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半真半假地回打着，并咒骂艾伦，称他是讨厌的骗子。“想找我碴，克莱因菲尔德？嗯？嗯？想找我碴？”他叫起来，声音越来越高，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更好。爸爸用那只空着的手将扎克拎起来，看到两个孩子在他手臂里面面相觑，互相挥着拳头，就忍不住大笑：瘦小的艾伦扭动着，不停地咒骂扎克和他的自行车，扎克高声回击：“你想找我碴？嗯？嗯？”他长着塌鼻的脸气得通红。爸爸的手臂一用力，他们也就不再吭气了。爸爸笑着将他们放下来，他们还没站稳就又互相攻击。扎克回过神来，开始抱怨艾伦是要阴谋、自作聪明的家伙。但那些是规则啊，艾伦嚷道，你骑得猛，你冲上来，接着你尽快溜走；扎克如此笨手笨脚，活像一个机器人、一只乌龟、一只蜗牛，这是他的错？爸爸听了这些话皱起了眉头。“行了！”他叫道，“闭嘴！还第一次听你这么能说会道，大嘴巴！”他马上意识到他的语调过于严厉，有点后悔，便摸了摸艾伦那柔软的黄头发；接着，他注意到扎克眼神中悲伤的表情，就用力地抱了

抱他，挠挠他满是乱发的头。两个男孩在爸爸温暖的大手的安抚下感到了安慰。扎克侧身避免碰到他腿上生硬的汗毛。

“去吧，你们两个，玩去吧，再让我听见你们吵架，够你们受的。”艾伦先走开，爸爸拍拍扎克的肩膀，“嗨^①，扎克里^②，骑上你的自行车。我会在树这儿看着你。”

爸爸爬上那棵无花果树，在一根树枝上坐稳了。艾伦将车轮在两膝间夹紧，将龙头扳正。爸爸拨开树叶，让扎克把他放在篱笆上的调色板递给他。艾伦用力地压自行车的挡泥板，差点把皮肤划破了。

爸爸往后靠着。树叶展开来摩挲他的脸，像小马亲热地依偎着他。他嗅着无花果树那麝香般的气味，双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随后，他脱掉塑料拖鞋，将回到树边来的扎克吓了一跳，他像只受惊吓的小猫一样跳起来。

爸爸就像工匠一样，庄重、细致地将他的工具摆好，他一个一个扳响指关节。接着，他左右晃动，察看这棵树。树枝上有疮疤：那是一种白色的小虫子引起的病变。这种疮疤从树根到树梢都有，他顺着树干一直看到了四楼的窗户。他觉得他看到了埃德娜房间飘动的窗帘，他双手抱紧了自己宽阔的胸脯。这活干起来并不简单。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绒布，灵巧地撕下一条，按在疮疤上。一股黏糊糊的金黄色液体濡湿了绒布。他闻一闻，好奇地点点头，耸了耸肩膀，将布扔了下去。扎克仰头着急地看着爸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A-shockel。

② 扎克里(Zachary)，昵称“扎克”(Zacky)。

爸的脚。他打量着这块绒布，闻了闻，做个鬼脸，将鼻子贴上去，猛吸了一下。

爸爸又拿一条绒布包在手指上，轻轻地吹一支多少已被忘却的小调；他吹的这个调子听起来有些低沉，也不太清楚：突然，妈妈的头伸出窗外，在树叶间寻找他。每当爸爸吹这个调子，她就知道他的心思放在哪儿。他开始掏那个小洞。一条胖乎乎的虫子在他的掌心胡乱地扭动，爸爸端详虫子，仍然哼着小调。很久以前在波兰，一个狡猾的名叫奇尔玛的共产党人劝说爸爸和他一起越过边界参加红军。嘿，奇尔玛，奇尔玛，你这个坏蛋哦。妈妈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眼下，无果树成了她最关注的事情。她设法集中心思擦拭切肉^①用的餐刀。爸爸曾经告诉她他在波兰的童年，逃到俄国，在军队中三年，在科米^②拘留营地，丛林中的可怕逃亡，以及那个农民的妻子，但她总是用她结实的小手捂住他的嘴并说，够了，摩西，我不想再听了，我死后，你可以告诉全世界，你可以站在房顶上大声说出来，跟我没关系，但别在这儿，别在我的家，在我的家，我不想听这种事情；孩子出生后，她让他发誓不说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父亲曾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他总是耐心地点头，带着惯常的微笑向她保证不说；唯一的麻烦是，她也懂得他的口哨意味着什么。她打开窗，将抹布啪嗒一声放在窗台上。一小团灰尘扬起来。口哨声停住了。妈妈消失在房子里。爸爸吹了一下手掌。虫子掉下来。他用脚后跟把它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fleishik。

② 科米(Komi)，俄罗斯联邦一共和国。

踞死在树干上，接着又轻轻地开始哼起来。

爸爸努力工作，只是在对路过的邻居解释他在树上干什么或在回答欣达的喊叫时才停下来。两小时后，恰好六点半，当晚间新闻报道的乐曲在小区每家收音机里响起时，爸爸停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起来，但依然没有货币贬值的消息。艾伦在街上骑来骑去，并不注意爸爸、扎克，还有那棵树，每转一圈，就要呼唤他那条虚构出来的狗，加米，它不为人所见地追逐着自行车。扎克尽责地站在他的位置上，将那些扔下来的脏布条捡起来。爸爸想，一个父亲如何能够抛下这样一个儿子，去非洲赚钱。接着，他想起马尔卡·斯密坦卡，她把孩子打发出去，这样她就可以和别人鬼混。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看上了那个游手好闲者，那个如此懒散的会计或律师或无论是谁什么呢？确实，他有一部车，爸爸叹口气，觉得真是不值。去向欣达要个灌肠袋，他朝树下的扎克喊道，随即开始遐想马尔卡胸口的美人痣和垂到手臂的卷曲的时髦发型。“拿到了！”扎克喊道，他手举着袋子，让爸爸吓了一跳，他阴郁地看了一眼，再打发他去告诉欣达他会很快回去。

爸爸坐直了，点了一支烟，满足地吐出烟圈。从他在树上所处的位置，他看不清公寓楼和街道。他也许可以换个位置；要是他往右边靠一些，他能够认出窗帘在某个窗户里面飘动。但他没有动。这是六月，树枝上的五倍子已经结果。一股芬芳裹住了他。他深深地呼吸着。

扎克拿着灌肠袋爬上树，爸爸递个眼色，鼓励他的勇敢，又开玩笑地挠挠他满头的乱发。“你坐在这儿看着。”他交代他。